

检察诗人作品展

山城之景(组诗)

陶苏川

盒子里的雪人

版图南边的山城
雪花从未来访
可我的盒子里
藏着一个秘密

有一个小小的雪人
笑容挂在脸上
它说它来自遥远的北方
那里雪花满天飘荡

它的帽子歪歪戴
纽扣眼睛亮闪闪
胡萝卜鼻子真俏皮
树枝手臂挥呀挥

它讲着雪地上的游戏
滚雪球,打雪仗
我问它为何来这里
它说想看南方的孩子

于是虽然家乡不下雪
可我的盒子里
有一个永远不会融化的
雪人的童话天堂

新月

在夜的素笺上
是谁轻描了一弯浅痕
似梦的银钩
垂灼着幽谧的星辰

苍穹偷抵的唇角
半掩于墨蓝的帷幔
初绽的清辉
晕染开淡淡的波纹

一只夜的耳朵
躲在云姑娘背后
偷听大地的喁喁私语
不放过哪怕一丝草叶的摩挲

你静静地躺下
便远远瞧见那一弯浅笑
哼着久违的摇篮曲
诉说着星子的秘密

(作者单位:重庆市沙坪坝区
人民检察院)

前行与回首(组诗)

赵敏

天空之琴

澄澈碧空,弹起了新岁的序曲
吹着口哨伴奏的飞鸟,欢翔出
自由的诗行
暖日,驱散严寒
倾洒在橘乡,晕染出
希望的金黄

时光之笛

指尖轻触银屏,光影流淌
记忆的蝶,翩跹在旧时光
阶前,新翠凝露
柔条嫩叶轻扬
低吟着
今朝的情长

心海之号

且把壮志
挂上嘉景的桅樯
让梦的船,扬帆驶向远方
以深情为墨,绘就乐章
每一个音符都是
心的滚烫

同行之鼓

与友相约
共赏星辰海洋
春风为信
邀约着芬芳
共举韶光的酒觞
迎着朝阳,纵横万里浩荡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丰县人
民检察院)



水岸 徐丰平摄影

交河故城与坎儿井

冯丽君



交河故城

在新疆,在火洲吐鲁番,有一座故城,她叫交河。

第一次听到“故城”故事大约是在两三年前,在系统内的业务交流学习中,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同行介绍他们公益诉讼检察保护文物古迹案例时聊到过,说是吐鲁番市高昌区检察院就环绕故城的河道堵塞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发过检察建议。又听说这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城,是国内保存得最完整的生土建筑遗址,有人称之为“最美废墟”。

故城建在两河道环绕的高出河面数十米的黄土台地之上,自南门口沿北登临,渐至高处。极目四望,尽是残垣断壁。时值午后,阳光西移。静寂的旷野,除了城墙、废墟上的交错光影,只有我们一行几人的脚步声和讲解员略微沙哑的嗓音,不觉间被同伴抛下数十米,见远处的他们已走成黑点,索性驻足独品这旷世荒凉。

辽阔天地间,“顶天立地”只我一人,左顾是光秃秃的土堆黄沙,右盼还是秃秃光光的黄土沙堆。吾谁与归?陈子昂吗?非也。疑心他登临之处并非幽州台,因为立于此地此台才真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除了风,除了沙,除了斜斜的光影,前来怀古的游人很轻易就能体验一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何为故城?历史上曾经存在但现在不复存在的城市。交河,曾经也是一座辉煌的城,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车师前国王廷之地,既为国都又系军事城堡,始建于公元前二世纪,毁于十四世纪末。故城位于吐鲁番盆地火焰山与盐山之间的豁口,往西可到当时的焉耆、迪化,往北抵北庭。从中原西赴大宛,北去乌孙均要取道车师,匈奴从蒙古高原到天山以南也必经车师。因此从汉武帝到汉昭帝,再到汉宣帝,西汉与匈奴“五争车师”。

城郭依稀可辨,而城不再。一条南北走向的中央大道将挖地而建的这座曾经的城分成两半,东为官署衙门和居民区,西为宗教场所集聚之地,闻名遐迩的大佛寺和其后的两座小佛寺遗址都在这个区间。

走在中央大道上,不时可见斜坡楼道从左边路面深入地下二三米的官署衙门区。现空空如也的大道上曾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之地……

穿越时空隧道,我看到一张又一张的脸——

蓬头垢面拼命西行的张骞,他正东躲西藏逃避追杀,食不果腹全靠甘父射禽兽充饥……

当年西域都护郑吉正率屯田将士,发动渠犁、龟兹诸国5万人迎日逐王归顺。想到经80年努力,朝廷终于完成统一西域的宏伟大业,他禁不住仰天长笑:“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我郑吉也!”

身后传来“咕咚咕咚”车轱辘的滚动声,回首一望,那是2100多年前史载的第一位女诗人、第一位和亲公

主刘细君的香车途经此地,正北去乌孙。她怀抱琵琶一遍又一遍幽怨弹唱《悲愁歌》《黄鹂歌》:“吾家嫁我今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鹂兮归故乡……”

细君公主香车渐行渐远……迎面又来解忧公主东归故里的车队,飞转的轮毂一路喘息,年逾古稀的她企盼车轮快一些再快一些……居乌孙国50多年,该她做的,能做的,她都做了,现在的她只想回家!回家!

在中央大道与东西大道交会处,我左拐而入,但见巷道遗址阡陌纵横,遥想当年在这里走街串户的商贾模样,一定有头顶方布,身着长袍的大胡子和斜肩挂搭袷的长衫中原人,跟随着他们而来的西亚和欧洲的乐器、雕塑、香料,内地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在这里相遇交会,擦肩而过,又各奔东西走向更远方的集镇……

交河,作为丝绸之路的门户,曾经的她,是繁荣昌盛、风华绝代的存在。

然而公元1392年,成吉思汗的八世孙东察合台汗国第三任汗王黑的儿火者(Khidr Khoja,亦译为黑孜尔霍加)发动圣战攻占火洲吐鲁番。他这一把火,交河被毁。

从东西大道折回南北走向的巷道,四周依然是死一般般的静寂,遍地废墟,满目苍凉。当我清晰地听到唯有自

己的脚步在空巷里“哒哒”,脚步其实已有些乱了。想到这数十米内除自己外,再无活物,莫名的恐惧已然袭来,双脚不由自主地就飞了,只想飞快赶上那些早已不见踪影的同伴。这时,在炙烤的荒野废墟里,居然有一丝风掠过,却不自觉地打起了寒战。脚下跟着被绊,低头一看,哇,还有活物!一株灰绿带刺的矮灌木被踩在脚下,似是骆驼刺,用手机拍下一查,果然是它!因系沙漠之舟——骆驼唯一能吃的草料而得名的骆驼刺。这发现太让人惊喜了,此地此际,还有生命与我同在。再往前走几步,又发现一株,心境完全是亲切了,是找回同类的亲切!应该还有,一定还有,这样想着,“突突”的心跳平复了,零乱的脚步慢下来了,一门心思找那荒凉里的惊喜绿,生机绿,希望绿,亲切绿,果然一株、二株、三株,无数株……真好。

这样边找边走,脚下的路变短了,很快就赶上同伴们。这时援疆友人问:

“看到井没有?”

我脑子里一闪,脱口而出:“有啊,还不止一二口。”友人点头道:“听说这里以前有很多井,现存还有300多口。”

提到井,自然聊到“坎儿井”。我问:“你们团场是无核白葡萄之乡,上万亩的葡萄园、瓜园仍靠坎儿井灌溉吗?”友人摇头笑言:“不,主要靠红星

渠。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农垦人向天山借水开凿的“天河”,算是新时代的“坎儿井”吧。”

快到出口的路边,又有一株骆驼刺。我蹲下身来,想用手机拍下刚帮我走出恐慌的生命同类,细瞅它静静地晒着太阳,密密麻麻的根须错综复杂地扎进穴边沙土里,哇,又有惊喜。它根部处有一小空穴,旁边居然有一条正在爬行的小精灵——壁虎!这小东西正悠悠闲地爬着,一点儿也不怕人。

凝视着这一动一静两个生命体,我陷入沉思:或许千百年来,它们就一直站在这儿,躺在这儿,不论是辉煌还是寂寥,他们都在这儿,孤独而坚韧地待在这儿。张骞、郑吉、霍去病、卫青、班超、班勇……名垂青史的勇士们来了,又都走了。但骆驼刺不是这样,壁虎也不是这样,来了就来了,一直守卫在这里。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它们,在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人群中,可能就只有骆驼们在饥饿难耐时会惦记着骆驼刺,然后一口将其吞噬。现在骆驼没有了,更不会有人记得它们了,但它们还是守候在这里。骆驼刺在孤独地等待骆驼,壁虎在陪伴着孤独等候的骆驼刺。骆驼不会来了,它们就守着这曾经熙熙攘攘的街市,守着这已被人们忘却的城池。这城的辉煌,它们见过;这城的没落,它们也见过。城池兴,它们在;城池亡,它

冬日抒怀

王顺永

你喜欢滴水成冰的冬季吗?只要抬脚走进那寒冷的冬日,宛若一位久别重逢的漂亮女子,她随意挥舞着雪花水袖儿,清清纯纯,坦坦荡荡,大大方方,踩着那凛冽寒风的鼓点,来赴一场季节的约会。可惜,我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诗人,更写不出流芳百世的美丽诗句。那又何妨呢?仅是迷恋冬日罢了。

站在瘦瘦的原野之上,我仿佛一株落叶子的孤树,你看不见招摇的叶子,没有鲜艳温馨的花朵,没有绿色梦幻般的伊甸,更没有婉转欢快的鸟唱。极目尽处,太阳缺少了往昔的热情,光线有点暗淡下来,苍天似乎更高远了,冷风更尖硬了,硬是把大地吹得一派萧条。树枝枯瘦,野鸟无影。群山已经脱去锦衣玉缕,从繁华热闹中回归,只剩下黑白琴键,于沉静之中,演奏一曲清幽,晶莹了冰雕雪砌的世界,点亮了双目。

冬日,是浪漫的。“水晶帘外娟娟月,梨花枝上层层雪”,有雪的季节,是小孩子们最幸福快乐的时光。看吧,雪刚刚停,已有俩一伙儿一群乡村小孩子跑到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你追我赶笑朗朗,让悬挂在枝头上的雪花,也情不自禁翩翩起舞。清清的月,淡淡的雪,相映成趣,亦梦亦幻。雪花是冬的使者,一夜雪花飘摇飞舞,惊艳了天上人间多少倾情眸光,欢喜了多少农家人向往,因为瑞雪兆丰年,庄稼丰收是老百姓最大的祈盼,仿佛一不留神,抬脚便走进那洁白童话意境。

“可有梅花寄一枝,雪来翠羽飞”,人间自是有情痴,雪花若蝶翩翩飞,带着遥远天宫嫦娥深深的思念与祝福,惹了丝丝痴情人的思念与惆怅。片片思念片片情,洋洋洒洒的雪花,是有情人的信使,甜蜜了一怀期盼,婉约了一帘幽梦,岁月匆匆看似无情,却在我手背上留下蜘蛛网般吻痕,那是小时候冬天在老家,西河冰层上打陀螺留下



冬天的素描

李海波摄影

的标记,激活了我不老的童心和意趣。晶莹剔透的六角形雪花儿,那可是寒冷冬天的巨大翅膀吗?

冬日,是抒情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徐徐拉开时光画轴,将春、夏、秋的过往一一细数。染墨成卷,那徐徐展开的,不单单有山清水秀,万紫千红,更有前行路上的汗水与欢笑,撷一朵白云画心,纳一缕清风运笔,所有风光旖旎尽在舒缓之中,唯有莫测深奥的大自然,分明就是一本祖辈都读不透的字典典藏,还将敞开心扉胸襟令人品读。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品一阙柳宗元的悠远:“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游一泓杜甫的意境,又有哪一颗心,不被这人世间清纯和美好而感动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假期业余时间我喜欢临岸垂纶,是一个铁杆业余钓鱼迷,把以往自己的钓鱼得失与经历,写成钓鱼诗词,写成钓鱼文章,并陆续被《中国钓鱼》刊发。去垂钓诗意,去垂钓欢乐,去垂钓不老童心。冬冬假日,曾冒着鹅毛大雪留下雪窝儿,在丽湖道南池塘凿冰垂钓红鲫鱼,真情演绎柳宗元诗意,还即兴赋诗

一首:“大雪纷纷,池塘静无人。痴者唯有我,凿冰钓红鳞。”

冬日,是简约的。删繁就简,大刀阔斧,没有了往日那些繁华的锦瑟,暗淡了尘世间的万紫千红,将黑白底色毫无保留地袒露给人间,不张扬,不萎靡,只留下铮铮风骨和抗击寒冷的坚韧,用万般沉默安详,将那些锦瑟年华一一收藏,记载着繁华过后的宁静。寒风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虽说风儿无手,但却百无聊赖,摘光树上所有繁繁叶子,而摘不净的乃是鸟啼。

是的,风光旖旎景色美,一年四季

们还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极端的环境中它们用惊人的适应能力顽强地绽放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接力。骆驼刺防风固沙,壁虎平衡虫害生态,它们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奉献,为了牺牲。它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从故城出来,抬头望着高悬城墙上的故城鸟瞰图,联想到湘江之中的橘子洲,感觉它与眼前这形似柳叶的故城轮廓颇有些相似。《汉书·西域传》云:“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我想,她的名字源于河“交”,而作为一种文明传之后世,则是源于家国同体、文脉相连的水乳交融之“交”!

水,是生命之源。而火洲偏偏就缺水,为了解决这缺水的生存难题,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经历多少艰难险阻,多少流血牺牲,但无论多难,他们依然生生不息接续奋斗。不说张骞,不说细君,也不说忍辱负重的解忧公主曾三嫁三代乌孙王,汉宣帝念她功勋卓著,允其葬于汉地。她回来了,但她带去的工匠和工匠们的冶炼、水利技术永远地留下了。苦缺水久矣的吐鲁番盆地也因此有了“坎儿井”,西域荒漠里有了“颇得汉巧”的新技术。

只说1849年的那一个冬夜,滴戍新疆三年多,遍行三万里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的林则徐约见湘籍布衣左宗棠于湘江之畔的一叶扁舟里。他将治疆心得悉数相授眼前这位忘年交,并嘱道“将来东南洋夷,能防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历史证明林则徐眼光确实独到,左宗棠也果然没让他失望,69岁高龄还抬棺西进,收复失地,威震天下。

只说1949年10月的那一天,十万解放军从酒泉、从张掖、从安西、从敦煌浩浩荡荡向西进发,与和平起义部队以及“三区”民族军在乌鲁木齐胜利会师,他们的名字后来被叫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时代的农垦人走出营房,钻进地窝子,放下枪杆,拿起坎土曼,在天山南北的亘古荒原,与天斗、与地斗,让万里戈壁变花园……

再说国际灌排委员会不久前刚公布的2024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吐鲁番坎儿井工程成功入选!而这背后也有检察蓝,此前针对一些坎儿井的井口裸露、坍塌,井口周边垃圾堆放等问题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相关单位组织清理坎儿井及井周边的垃圾和废弃物,对裸露、坍塌的井口重新堆土修复并加盖加厚等。

其实不只是细君、解忧、林则徐、农垦将士、新时代检察官,还有无数古今人物都在参与这场跨越2000多年的文明守护,这不正是生生不息的生命接力吗?战火可以烧掉城池,但烧不掉文明,烧不掉精神。他们身份不同,生活时空不同,奋斗方式也不同,但是他们身上有一样东西相同,就是如同骆驼刺和壁虎一样的奉献和牺牲。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
(作者单位: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在交替。春天,有百花盛开的绚烂诱惑;夏天,有无边旷野的勃勃生机;秋天,有硕果累累的陶醉。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季节能和冬天相媲美,能如此率真和纯净,宛若童话。人生,许多时候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简约,平平淡淡才是真,走过了岁月山山水水,方才懂得:简约,乃是人生的最真。难怪诗人吟唱,于无声处听惊雷。

冬日,是理性的。深倚冬的门楣,聆听心灵呓语和生命歌唱,感悟人生的真谛与厚重,多了思索,少了感性。人生须臾,恰如雪花,每个人都与沧桑有染,与欢喜有缘。生命的最佳状态,莫过于能够倾听懂得自己的灵魂回音,并与阳光一起同行。人生在世不容易,要学会珍惜,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份相遇;学会微笑,笑对坎坷生活的雨雪风霜,用所有的坚韧与顽强,来相遇灵魂里那个最完美的自己,把生命赞歌唱给强者来听。

冬日,是含蓄的。一片片洁白雪花儿,不远万里自天外飞来,那是冬的絮语,也是农民兄弟丰收的寄托,更是诗人灵感的催化剂,也是画家挥臂作画的灵丹妙药。一枚落叶儿,一笺诗句,一粒粮食,一幅绘画,一副请帖,奉送给与冬相约的所有有缘人;一片雪花,一份深情,只等今生今世倾情的那个人。这就像诗者所形容那样,千里送鹅毛,礼薄情谊深。晶莹剔透的六角形雪花儿,那是仁慈上帝的无私馈赠,更包含神明祝福。

嗨,一年四季在默默无声中交替轮换,仿佛岁月时光永远不会苍老似的,那银蝴蝶般雪花飘摇的冬天已经来临。不必埋怨,也不必牢骚,振作起精神,摆正自己的心态,宛若走进美丽童话世界,放飞遐想,只要你耐心地等待着,那春天一定不会遥远。

哦,冬日,仿佛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始终撩拨我情怀的冬日,将一季静美交给温馨。只待来年,时光一个华丽转身,或者一声惊蛰落地炸雷雷响,用千丝万缕银丝雨线,浇醒那冬眠沉睡之梦,让你来不及叹息,来不及懈怠,来不及伸直躯体,便相遇生命中那个窈窕,桃红柳绿百花芬芳的春天!

(作者单位:山东省招远市人民
检察院)